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雾失楼台

王立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国专业作家
说典藏文库

王立纯著

雾失楼台

王立纯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失楼台 / 王立纯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立纯卷)

ISBN 978 - 7 - 5034 - 5591 - 9

I. ①雾…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2454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6.75 字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太阳从背后升起	(1)
QML 别动队	(26)
铁拳	(54)
最后出演	(82)
未被预报的汛情	(103)
上下求索	(127)
麟之趾	(158)
春天的花玻璃	(188)
雾失楼台	(213)
彗星临空	(241)
深入生活	(263)
抗旱战歌	(287)
一棵树，结俩梨	(331)
今晚我在哪个门口守夜	(366)
秋天的诺言	(397)

太阳从背后升起



这次回访故乡，县里的要人和哥们儿都争相陪我，虽然是贫困县，喝酒的钱总是有的，酒桌上文喝武喝，三吹六哨，气氛起伏跌宕，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百态万相，好戏连台。头头们向我解释说，倒不是风气不好，实在是你人缘太好，又有个作家的小名，也属珍稀动物了，换了个扫大街的回来，想喝碗水也得看人家高兴不高兴，自豪吧您哪。我就很是领情，猛猛地喝着深深地自豪着。

那天臭蛋请我，喝县里自产的“小茅台”，吃狗肉蒜酱，说是伏天进补的最佳选择。臭蛋是我小学同学，如今当着个经理，把衬衫的袖子一缩，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正在微醉薄醺的当儿，只听房门吱呀一响，被推开一条窄缝，露出半张脸，一只眼睛。脸是那种灰白的硬脸，龇几根稀疏的胡须，眼睛却放出一种很锐利的光芒。

臭蛋说，是老关吧？要进就进，别鸡巴来哥特式，把客人吓着了。那个被称做老关的人就露出另一半脸和另一只眼睛，把一颗沧桑的头颅探进屋，那头发是一种洁净的花白，笑一笑说，我能不能见一见王作家？我和王作家三十几年前就认识！臭蛋说，怎么不能，又不是天皇老子，进来进来！老关就进来了，眼睛在桌上涮一圈，最后落到我身上。臭蛋又介绍说，老关是养殖个体户，养貉子獾子紫貂什么的，大款，有没有这个数？臭蛋伸出一只巴掌。老关就笑，说小打小闹，还不够经理吃几顿饭的。臭蛋操一声，拍拍他肩膀，说狗是老关赞助的，狗是一条半大乳狗，没跑过臊，属于友情奉献，既然来了，就坐下陪两杯！老关伸出手，上来和我抖簌簌的一握。我说，老关，你好！老关说，我不喝酒，我讨厌蒜味儿。我就是要见见你，真的，北新县出一个名人不容

易！说着就走出去，留下一股淡淡的兽毛味儿。

我就疑惑起来，问臭蛋，这个老关是哪一個老关。臭蛋说，还能有哪个老关？关朝宁嘛，三十几年前比你现在还震人，想起来了吧？我的心就被蜇痛了一下，那酒就有了苦味，狗肉也不香了。臭蛋说，老关是很花的，北新县出名，咱一眼枯井淘到底，他干了几个？说起这，桌上的气氛就高涨起来，揎拳攘臂的，比介绍劳模的先进事迹积极多了，纷纷建议我写写老关，他们说，老关有戏，写了摆到小摊上，准能卖好价钱。而我的眼前就渐渐化出当年那个白白净净的学生关朝宁，竟不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

噫呀，山川依旧，物是人非，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感觉——记忆的车轮破碎在坎坎坷坷的小道上，于是，我醉了。

—

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关朝宁的名字就很响了，关朝宁这三个字和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向秀丽具有同样的震撼力。都说北新县山川神秀，风水造化，出了个煊赫的神童，具有过目成诵的才能，十几岁上已经能背下《唐诗三百首》、《百家姓》、《名贤集》等，一般的四则运算题，也不用演算纸，眨巴眨巴眼睛，结果就出来了。我们的老师就常常用这个法宝轰炸我们，动不动就说，都喝一条河里的水，吃一块地上的粮，看看人家关朝宁，你们干脆撒泡尿浸死算了！我们这些无耻的小东西就惭愧地低下头去，互相偷看着，但都没选择那个壮烈的死法，因为老师小时候还不如我们，竟也活了一大把年纪，而且至今还很惜命。

家长们检讨了自身责任，就注意生理上的研究，从怀胎孕育到成长壮大，努力在每一道工序上找到根据。据说关朝宁父母也是一般的男女，肉眼凡胎的，看不出得道升仙的迹象。他们是在一个早晨进山采木耳，走到一片锦绣般的草地，见太阳欲出未出的喷薄，无数鸟儿在头上啁哳，就一时来了兴致，把那件本该在家办的事改在外面办了。我们的家长已经无法借鉴这方面的经验，只能做喟然叹，只能照抄照搬关朝宁的食谱，叫我们猛吃榛子和豆腐，还让我们没事的时候也到野外独立苍茫，感悟一下天地的灵气。那一阵背唐诗几乎成了全县的时尚，两个泼皮见了面，这个说，妈巴子天气晚来秋啊！那个哦操一声说，能饮一杯无？两个就钻进小馆一顿猛灌，不看装束，倒也古风融融的呢。

这样，关朝宁便和其他土特产一起，被家乡的人们引为骄傲。县长听说了，觉得挺稀罕，觉得倡扬一下有益于地方教化，就叫吉普车接来县政府，要当庭面试。县长的才智极为有限，也就是两三个回合，竟无话可说了，只是兴奋地涨红着一张汗脸，用两只大手攥住他一只小手揉搓，说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好好念书，长大了给我当秘书！关朝宁那时在县一中上学，只笑，不说话，目光悠远地闪射，还把县长正在把玩的手抽回去。县长就不高兴了，对陪同前来的梁三乐老师说，我们要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光会背书怎么行呢？光会背书是不行的，那只能是脱离三大革命的书呆子！但梁三乐那时听不进去，梁三乐对关朝宁特别偏爱，他的名字就是根据孔夫子的遗训改的，把“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看做是人生乐事。他认为关朝宁是块大材料，怎么会给土头土脑的县长当秘书？颠倒过来县长都不配。梁三乐牵着关朝宁的手走回去，在习习吹拂的晚风里，他们一起背诵李太白的诗：大鹏一日从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路上的人都驻足相看，是声图并茂的一幅好景。

关朝宁其实比较纤细，似乎全身的养分全都集中在他那不可思议的大脑上。他有一个习惯动作，是听任头发的一侧滑下来，遮住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微蹙着看人，然后猛地一甩，那些头发又刷地收回去，露出苍白的前额，以及额头上几条浅隐的细纹。他这个动作被我们普遍模仿，虽然无助于智商，倒也潇洒非常，平添了一种不同凡俗的气质。

这一年县里搞夏令营，我和臭蛋都参加了。听说关朝宁也在里面，我就到处寻找，想让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几个字，一中的人告诉我，躺在石头上不合群的那个就是。就见一簇头发撒在绿色的苔藓上，却看不到脸，那脸被一本书遮住，人在书底下很恬静地睡觉。臭蛋说，一个少牛×，不也是一个鼻子俩眼睛嘛，还能长了翅膀飞了去？这时有几个女学生用刚采来的草莓投他，一面嘻嘻笑闹，有寄托爱慕的意思。那本书上于是绽开了一朵一朵小红花，在橘色的阳光下，很是鲜艳夺目。关朝宁于是醒了，那几个女生就叽叽嘎嘎地跑开，我和臭蛋便暴露在他的目光下。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闪烁不定的流质，使我莫名地感受到一种危险的含义。但是关朝宁朝我们友好地一笑，招招手说，过来，小嘎豆子！

我们在一起玩儿了宝贵的十分钟。先是下五道棋，我们总也赢不了他，后来撇石子，臭蛋就表现出非凡的膂力，撇得比关朝宁还远。关朝宁表扬了臭蛋，又说，光练这个不行，这是匹夫之勇；要学“万人

敌”，懂么？靠这个取胜，那才叫厉害！他用指头在颞骨一带划了几个圈圈。臭蛋嘻嘻笑，没来由地挠着脑袋，那脑袋绝对冥顽不灵，挠出一股热烘烘的鸡屎味儿。我看他情绪好，就拿出那个绿绸皮的日记本，他看看我胳膊上的三道杠，眼睛细眯着，那目光并不欣赏。他的字不算太好，但写得挺大气，题了这样几个字：要想飞翔，自己为自己插一对翅膀！最后那个叹号还有点儿飞白的效果。后来关朝宁就蹒跚而去，重新选一块草地躺下，将身体摆成个孤独的大字，仿佛和苍天对话。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姿势，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而扑朔的印象。

关朝宁念到高一，就已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准备考大学了。关于他的报考志愿，曾引起了老师们的普遍争论，梁三乐力主学文，学哲学，用一贯倨傲的口气说，哲学是别的学科可比的么？哲学这东西是很神的，能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既影响平民又左右领袖，世上万事万物都逃不出哲学家的手心去，咱们关朝宁不学哲学，别人谁还配学？关朝宁对梁老师无话不听，就报哲学了，而且一考就中。这年臭蛋期末考试大出洋相，自然这科一分没得，还因为卷面不干净扣掉二分，创造了负分值的反纪录。

那以后我很少见到关朝宁，在我的心目中，他属于另一个星系的人，到我们这个边僻小县遛一圈，然后又回到他的星球上去了。听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又听说几个女的为他动起武来，有一个还壮烈地跳了楼，把小腿都摔断了。我无法对大学生生活做超验的想象，只能捧着 he 给我的题字，激励自己不断上进。然而有一天，关朝宁忽然扛着行李卷儿回来了，行李很小，外面的毯子又脏又破，他扛在肩上如一个逃荒的难民，眼睛也怯怯的不敢看人。听说是因为一种很玄乎的原因被学校开除了，也包括男女作风问题。梁三乐一乐也乐不起来了，痛苦得把眼镜都摔碎在课堂上。他用了“铩羽而归”这个词，我们看着关朝宁就果真有一种瘟鸡耷拉膀子的德性。

正是沸反盈天的时刻，游街的队伍里就多了一个苍白文静的面孔，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三反分子大破鞋关朝宁斯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斯基不同于开车的那种司机，对三反反什么也不大关心，一看大破鞋就很痛恨了，纷纷用果核土坷垃投他，将鼻子打出鲜红的一汪血来。人们一看关朝宁也有血，而且他的血也是红的，又怜悯了，但又不好阻挠红卫兵的造反，这时臭蛋站出来了。臭蛋已辍学进了屠宰场，杀猪膻肠子，那膻力就练得更加强劲，说臭老九搞臭老九，关你妈那×事！也不过是

封资修的毒中得深些，没事看狗连裆去，谁再敢动他一指头，我把他塞猪尿泡里！说着就选个细瘦的提起来，如一斤猪肉拎在半空，任那小腿胡乱蹬踏，发出细篾般的尖叫，给剩下的那些以极大震慑，从此再不敢尚武，只是口诛笔伐，乱喊一些连自己也不懂的口号。

二

批斗一气，关朝宁被弄到环卫队去淘厕所，赶一辆毛驴车，嘤嘤地在县城的马路上小跑，也兼有游街示众的意思。环卫队的头儿是个女的，叫黄兰，粗腿大棒的一个人，人称铁姑娘，见人老远就说话，因此就有着很好的人缘。黄兰看着他的细胳膊细腿，先摇头叹气，又忍不住笑，竟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说知识分子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是不行，靠这身板怎么能改天换地？要是放在万恶的旧社会，还不得拉着棍儿要饭呐！关朝宁靠墙站着，惭愧地听从训斥，说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县城的厕所一色是那种传统的开放型，春夏秋三季最难对付，一个粪池胜过敌人一个排的火力。关朝宁翻肠倒肚地吐过几回，竟然也适应了。我们常能看到他赶着驴车，一路小跑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那颠儿颠儿的韵律给人以升平的气象。到了冬天，人们的排泄物以固体的形态出现，味儿也不甚撩厉，这就容易多了，关朝宁实践出真知，越干越有经验，先用铁锹铲出个光洁的平面，等冻结出一个巍峨的塔型，用脚一踹，就能得到完整的一坨，劳动强度大为减轻，就时常有俏皮的口哨从他两片薄嘴唇之间响起。北方的冬天极为漫长，为此关朝宁深感幸福，只是那毛驴常发脾气，动辄败道而去，或者卧在道上耍赖，千呼万唤不起来，让关朝宁大出洋相，脸上冻着不哭不笑的表情，仿佛是驴的一个晚辈，耐心地哄着那驴开恩。这几乎成了县城的一大景观，给人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笑料——在冬天涣散的阳光里，一头倔强的驴和一个尴尬的人相得益彰，就有着精彩的漫画效果了。

关朝宁的父母在这一年冬天里相继死去，他就是用那辆小驴车，在臭蛋和黄兰的帮助下，把父母送到火葬场的。他和那头驴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绝不是个干活的好手，他属于那种干啥啥不行的力巴，能混到饭吃，也多亏了黄兰的呵护。黄兰这人大大咧咧，没什么歪心眼儿，头些年在知青点儿上当队长，剪齐耳短发，脖子上啷当着一只口

哨，早晨起来一吹，她就男女宿舍乱窜，高嗓大气地喊人，贪睡的懒虫常被她掀起被窝，朝形形色色的屁股上击一猛掌。有的男知青还在残梦里挺竖，被那一巴掌打得半羞半怒，就骂她利用职权之便占便宜。黄兰说，牛的马的驴的狗的我什么没见过？你那小水萝卜还算一盘菜！一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样子。骂的人就惭愧了，见面哥们儿姐们儿的乱叫，再不敢溺窝子睡懒觉。有时她还露着浑圆的膀子和男的摔跤，摔得囫屁连天的也不惧，于是就政通人和，墙上挂了一溜锦旗和奖状。有个革委会副主任前来总结经验，黄兰杀一只小鸡款待，又摆上大葱蘸酱，一对一陪副主任喝酒。两人说些大好形势，渐渐进入了兽医学的话题，副主任对寡母鸡也下蛋表示出不可思议，黄兰正在解释，副主任的眼睛就变得又红又亮了，盯住黄兰的胸脯说，你是不是有点儿鸡胸啊！上来就揣一揣，黄兰还在懵懂，副主任就把她拦腰抱住，一张鲇鱼嘴乱咬乱啃。黄兰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是练过摔跤的，脚下使了一个绊子，副主任就倒在一片鸡骨头上。我是鸡胸，她说，飒爽英姿挺鸡胸，专门收拾你个老鸡巴灯！然后就跑出去喊人，等到人们赶来，副主任正龇牙咧嘴坐在凳子上，手拿一把小刀，指着胯间的一片湿红说，完了，没事了，我处分过它了！

县革委本来要提拔她一下的，一出这事儿，就为认为黄兰太过了——领导下乡办公，一时急需也是可以理解的，打个耳光使个绊子，都在情理之中，出去喊人就不对了，弄得人家官当不成不说，连男人也做不成了。这样就把黄兰弄到环卫队去，领一伙瘸瞎鼻嘶，鸡头鱼刺，牛鬼蛇神，乌漆抹黑，干那些都说光荣却又人人不屑的活计。人们常能看到黄兰挺着她丰满的“鸡胸”，仰着葵花般的脸盘走来走去，向她的部下发出斩截的指令和叱咤，显得强健威武而又不可战胜。

这天环卫队到大田里干活，活也不累，是给倭瓜壅培土，别人都有说有笑，关朝宁却给远远地甩在后面，急剧地喘着，如一只疲惫的老狗。大家都回望着发笑，黄兰说，笑个鸡巴？又不是阶级敌人，不过是从小没干过，那些个零件生锈了！大家就都骂梁三乐缺德，生生把一个贫农的后代调教坏了。这么说着，还是回头去接他，关朝宁就很感动。中午队里送来了包子，酱油汤就大蒜瓣儿，猛猛地吃出一片疾风暴雨，看那关朝宁，却远远地躲开去，吃得温文尔雅，也不就蒜瓣，就显得很隔色了。大家就不理解，他怎么能讨厌大蒜的气味呢？大蒜是劳动人民的当家菜，亲切而又通俗，他连这个都不能接受，可见是缺乏劳动人民

感情的——噫，原来是要保持口味的纯正，随时准备亲吻那些城里的小妖精！就挤咕挤咕眼睛，一声唿哨，上去把关朝宁摁住，将一丸蒜瓣硬往他嘴里塞。关朝宁又踢又咬，拿出拼死的劲头，这就更加激怒了大家，齐心协力如一场宰剥，眼看就要得手，关朝宁发出绝望的呼号，这时黄兰就跑过来，喝开众人，高声骂道，操你们妈的，人家膈应非得给硬塞，这和强奸有什么两样！不过是一上一下，真该叫公安局抓去崩了你们！那几个立马就蔫了，把捏碎的蒜瓣扔到远处去，喃喃说，就算是强奸未遂，这次宽大了吧！

新任的革委会副主任又来找我黄兰，这回不谈大好形势问题，而是谈工农兵学哲学问题，说你们那个关朝宁好歹也学了一回哲学，别人都百舸争流了，他还在鱼翔浅底，再这么下去，可就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了。他甚至给关朝宁以具体的哲学命题：论大粪和粮食的互相转化关系——粮食吃到肚里变成大粪，大粪再上到地里变成粮食，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多么简单而实用的哲学啊，可是关朝宁常在粪边站，就是没发现，这就不仅仅是哲学问题了，而是对待劳动人民感情的问题了。这是旧历三月，料峭的小风发出尖锐的呼啸，关朝宁就站在马号的窗外，看着铁姑娘的两只小眼睛发出荧荧的亮光，稍远是草坯房子、散乱的挽具和广阔天地灰黑的大背景。这个哲学发现太艰深，有点儿永动机的性质，他找不到能量依据，好像大寨田也不用修了，全体人民只要跑到庄稼地里出恭就行。

关朝宁苦恼了，躺在马号的热炕上，一支接一支抽着蛤蟆头旱烟，怎么也想不出办法来。在烤豆饼的气味和驴嘶马叫声里，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伽达默尔……大胡子的尔们鱼贯而来又纷纷离去，他们帮不了他，一个个沮丧地走向黑夜深处。关朝宁哭起来，天亮时分，他用赤脚踏过满地烟头，到墙角找了一截缰绳，小心地择去几根毛刺，并用白毛巾垫到一个看来合适的位置上，又摸摸自己细瘦的脖子。我们还知道，这里他想起一句著名的格言：哲学的起点是个人，终点是上帝。他无法找到个人，现在，他只好走一条捷径，到上帝那里去。

三

我在县志上找到这样一条记载：县一中教师梁三乐在“文革”后期上吊自杀。梁系××大学中文系毕业，性格怪僻狂狷，终身未婚，受

过触及，但不严重。死前无任何征兆，被发现时衣着笔挺，用一根学校的跳绳吊死在女厕所里。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写：天夺我志，不忍获麟。法医鉴定为精神分裂症……写史志的人大概没注意到这条短文前后矛盾，法医的推断也只是因为他作为男人竟然会跑到女厕所上吊。根据臭蛋回忆，这事儿和关朝宁的事儿只差三天。而这时候我家正好从北新县刚刚搬走。梁三乐别致的死法招来很多观众，但他既没吐舌头也没凸眼睛，就很使大家失望。

黄兰属猪，比我和臭蛋大四岁，如今已五十出头了。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黄兰经过种种历险仍然还是处女，但由她操持交配的牲口已有好几茬了。这天她起得很早，出门的时候天边刚刚泛白，山啊水啊全都朦胧着，一些雾气在身边漂浮，人就有了神仙的况味。她是哼着歌来的，这说明她心情很好；队上的一匹母马发情了，而关朝宁的叫驴也发情了，只要稍事帮忙，就可以得到一匹奇妙的骡子——嘻，真是一种叫人糊涂叫人惊喜的东西，她甚至看到了骡子双耳尖削身姿健俊的轮廓。来到马号，她老远就喊关朝宁，但这时那根绳子正勒在他的脖子上，他听到了她的呼唤，却没法回答。黄兰就径直撞进门去，想掀开被子，打打他那异端的屁股；在呛人的烟雾里，她看到了联结关朝宁肉体 and 门楣的绳子，那吊法很幼稚，如一个孩子随便玩玩儿的秋千。黄兰说了其蠢无比的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关朝宁是不可能回答的，他只是用黯淡的眼睛看了她一下。黄兰作为贫下中农的后代，亲眼看到过民间百姓的种种死法，也就学会了种种对位的救治。她用一只手抱住他的双腿向上举起，另一只手堵住他的肛门防止泄气。黄兰的体力托举一个瘦弱的男人不成问题，而且那根毛糙的绳子并没打结，有如马的肚带，随着一股向上的升力，关朝宁呼出一股浊气。

这是个决定性的早晨，这个早晨他们有着共同难忘的细节。关朝宁记得，他躺在黄兰的怀抱里，那质感很柔软，他无法找到相似的比附。黄兰没吃葱蒜，他还能闻到她呼出的牙膏味儿。她轻轻抚弄着他的头发，如母亲哄着一个婴儿。他从她的肘弯里看到了天边的一抹曙红。他突然哭起来，紧紧地抱住她，生怕扔下他走掉似的。她善良的小眼睛在咫尺之外发出晶莹的光亮，朝他笑笑说，又脏又累的活计你都挺过去了，还怕什么？她让他枕着她粗壮的大腿，然后她抚摸他的脸，这曾是一张让女人们神往的脸，现在，却实实在在处于她的掌握之中。她忍不住在他红润的嘴唇上嘬一下，这明显超出了人工呼吸范围，却仍然见

效，关朝宁全身的肌肉马上就活了。她捉住了他那别具风味的舌头。后来她说，咱俩成家吧，我养活你！

从那以后她就开始叫他老关，别人也跟着叫老关——老关，把马牵出去饮饮！老关，把粪堆往起攢攢！用的都是祈使句，老关就乖乖地去饮马，乖乖地去攢粪。他已经三十来岁，一个三十来岁赶驴车掏大粪的男人也的确够老的。但人们敏感地发现，黄兰看他的眼神有点儿不对，而且她再不吃葱蒜，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公驴和母马残酷的婚礼是在一个昏暗的下午，马号里只有黄兰和老关，仿佛伴娘和傧相。那是一个艰苦曲折而又惊心动魄的过程，老关看着它的脚力奋力爬上比它高得多的马背，心就开始哆嗦，而黄兰脸上焕发出兴奋的红晕，站在那儿做它们的中介，如一个火车联结员。后来的一切都简单化了，在那种原始生命力的嘶鸣声里，他和她翻滚在一堆铡好的料草上，女人的脸涨成一枚紫红的桑椹。现在，他面对的不是一张深刻的脸，而是别一种女人，这种女人直观浅白，如看图说话，用不着诸多逻辑与抽象。他们在上演一出移植来的戏，而且是本色出演。平静下来的马和驴从板缝里看着他们，是一种很幽默的目光。他不想让她说什么，但她还是抬起沾满草刺的脑袋说，我……可是头一次！他于是扭过脸，样子变得凶狠起来，仿佛要把她夯入地里。她又说，如果怀了孩子，叫个什么名字？他朝那那双牲口的眼睛看看说，骡子！

老关和黄兰选择了“五一”做结婚日。这是个劳动人民的节日，而且黄兰的肚子尚未崛起，一切都很顺遂。他们住在城边的一幢破草房里，是臭蛋帮着苦的，又用报纸把周围的墙糊了，夹一圈榛条障子，养几只鸡崽儿，日子就很上路。他们经常得到臭蛋的接济，比如说，批点儿荤油啦，送一截夹带出来的大肠啦，黄兰坐月子，连下奶的猪蹄都是臭蛋送的。黄兰不让骡子跟臭蛋叫叔，而是叫舅，这就有很深层次的意义了。骡子长得水水灵灵，综合了父母的健秀，深得大家的喜爱，纷说老关毕竟不是一般人，也正儿八经风光过，做出来的娃儿自然比别人细致了。那老关脸上的气色好起来，却仍然不合群，任别人说笑打闹，他只是坐在一旁抽烟，脸盘子东转西转的，好像什么人在远处叫他。回家躺在炕上，只给老婆一个脊梁，眼睛涮来涮去的看那些旧报纸。黄兰就不高兴，说这是结的什么鸡巴婚，用着我就爬上来，用完连个脸都不给，你当这是逛窑子哪！老关说，我看报纸，看报纸上都说些什么。黄兰马上就揭穿说，凭你的记性，满屋子旧报纸早就背下来了，你别蒙

我！老关就连连叹气，说我关朝宁就该赶一辈子驴车，掏一辈子大粪么？我不甘心！黄兰说，真是人不知足，×不知足，日子过的好好的，又起什么心思啦？哪块石头上栽的跟头还不知道！老关就黯然下去不说话，有时半夜醒来，她能看到他睁大眼睛望房笆，眼睛里转着清冷的泪水。

四

黄兰在县城里有着很好的口碑。她生了一儿一女，玉儿花儿的，不似那种不做脸的女人，或者只咯嗒不生蛋，或者一生就生一嘟噜一串单色的。她得到过无计其数的奖状和褥单枕巾之类，虽然不是干部，却一直当着班组长一级的领导，退休后还办了一个饮料厂，生产一种名字很洋的汽水，叫雅典娜，经过多次检疫，未发现细菌超标现象，销量也不错。我也许以前见过她，但已经毫无印象；现实的黄兰是个很胖的老姬，手上脖子上有很瓷实的黄货，脸上带一种笑咪咪的表情，是很能给大好形势增色的。一唠起这个来她就笑了，说谁知道老关是怎么回事，二十多年，我弄不懂他！

在那间破草房里的黄兰受不了老关的情绪，就去找后来的革委会副主任，说老关弄好也上过大学，虽然犯过错误，也改造这么多年了，就是块石头也该焐化了，就不能用用？后来的革委会副主任比较温和，也不关心她是否鸡胸，喝一口茶，笑微微地说，老关这个人还是有点儿能耐的，既然哲学上不行，哲不了什么，那就干点儿别的吧。又端起茶杯在地上踱了两圈，很民主地问她，你说他干点什么合适呢？黄兰就不客气了，说我们老关干别的我不敢说，到贮木场检个尺还是手拿把掐的。副主任就答应了，写个二寸长的纸条，老关就告别了他厮守多年的驴车，穿一身深蓝色工服，拿一柄梅花号锤，叮叮当当大啄木鸟似的给原木打号。老关在这个工种上表现出超群的心智，别人用尺量木头直径，他不用，他用眼睛一瞄就准。收工回来拢野账，别人恨不能把算盘拨拉碎，他嘴上喃喃几声就出来了。检尺队上有个叫金英的女人，二十啷当岁，很是虚心好学，没事就向他请教，老关也不拿架子，竟有诲人不倦的意思。金英长相一般，但嗓子好，能发一种水音，曾在文艺宣传队唱过独唱，她不叫他老关，而是叫关师傅，听着就很滋润了。金英的男人是很有警惕性的，暗地里察看几回，发现那脸越贴越近，神采也特别飞

扬，就知道事情不妙。但老关很能把握尺度，只说一些让女人起敬的玄话，并不付诸行动，别人也就说不出什么。

实际上老关再坚持几天，检尺队长就是他的了。这时候忽然说打倒“四人帮”了，小县城就倾城庆祝——过去打倒谁谁谁也都庆祝，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金英领着喊口号，激昂做金属声，大家的情绪也就特高涨。游行归来，老关和金英一起往办公室送彩旗，天已经擦黑了，他们又没开灯，那暗淡的光线很是叫人难堪。金英说，我的嗓子都快喊哑了。说着就张成一个美声的口型让老关看。老关的错误就在于，他顺应了她的导向，看了他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東西；他只感到那深邃的孔洞一阖，他的嘴唇就置于她强大的负压下。她拼命吮吸他，表现出她那个年龄段特有的青春活力，老关就支持不住了。他们就在那一堆彩旗上骨碌，如一种野蛮的摔跤，在急剧的喘息里，老关没有忘记抒情，他说，我的小百灵！我的金丝雀！我的画眉鸟！老关语言仓库里关于鸣禽的储备动员得差不多了，他紧紧贴住那张青春的脸，止不住呜呜地哭起来。他大概想到很多很多，哭得也很欢畅，这样就没能注意到外面的动静。其实，金英的男人躲在外面好一阵了，眼看那一团黑影起伏跌宕，知道证据已经确凿，就高喊一声“捉双！”勇猛地冲了进去，一把拉开电灯。场面的惨烈自不待言，老关要紧的地方早挨了几脚，幸亏金英抱住丈夫的腿，他才得以逃脱。

这事儿并没有被庆祝活动所冲淡。起初老关还想赖账，但他把一只老布洒鞋留在了现场，而且还有彩旗上的东西，脸上裆上的东西，哪一条都够他受的。老关就承认了，说自己一时糊涂，说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还说屋里光线太暗等等。审查人员认为，以游行彩旗做铺垫，这不是一般搞破鞋问题，这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又联系起这个关朝宁的前科，又联系起他背“老三篇”不是从前往后背，而是从后往前背，就有些忍无可忍，给了一顿巴掌。黄兰听说了，气得浑身哆嗦，说老关你狗改不了吃屎，好不容易熬出个人样儿，裤带一松就完了。那么个胭脂粉脸子有什么好的？老关沉默良久，嘟囔说，她声音美。黄兰吼道，你干嗓子啊！老关就理屈词穷了，低着脑袋叹气，说我对不起你，我以后改！

这个时候正是黄兰坐第二个月子，月婆子头系手巾大吵大闹的样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臭蛋已经干上了车间主任，来送猪蹄的时候看见黄兰对着两个娃儿哭，破屋子放个屁直颤悠，一对白茬箱子上扔着些臊

裤子，几只小鸡在屋地拣饭粒，厕了满处鸡屎，很有些惨不忍睹，就对黄兰说，大姐，你嫁错人了！黄兰就哭得愈发热烈，说我不是嫁错人了，我是救错人了！你看看你看看，我过的这是不是人日子！臭蛋就激愤起来，对堆缩在墙角的老关说，别的你不想，你总得想想你的孩子啊，有心下蛋没心抱窝，这日子到底还想不想过！老关就哭起来，脸抽搐得像一只旧鞋底，说她没说错，第一我不该出生，第二她不该救我！

这样老关就不在检尺队了，老关被安排在原木队推平车，是一种终日匍匐的活计，也没有异性接触，很安全很安全。有时在抬头远望的瞬间，还能看到掩映在楞垛里的金英，听到她用梅花锤叩响原木的声音。金英和男人离婚了，而且几乎毫无间歇地就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这就使大家很为老关不平，说这女人耍老关呢，老关离不离结不结，总得让让啊，让到是理儿嘛！

五

在后来的两年里，老关往学校写过好几封信，县里也派人到那所大学调查过，最终还是说不清道不明。关键是老关自己并没认识到，哲学不仅仅是学术，而且是一种政治；他的脑袋里总是短路，发出来的就只能是奇亮但异常的光芒。他把一个文静美丽的女同学搞大了肚子，至少有几十人看到了那个女学生抱住一棵银杏树，用物理方法往外挤压那团罪恶的果实，那鲜血淋漓的场面曾被好事者拍过照片。这差不多就是一笔血债了，老关还有什么反可平的？黑不出溜靠边站吧您哪！

但是县里到了个唯才是用的年头，连臭蛋这种二文盲都是副科级了，就觉得让老关继续推平车有些屈材料。人事局长也是大学毕业，但不招摇，关键时刻会装傻，又没有那方面的业余爱好，官就当得很稳，而且大有继续升迁的迹象。那天就来找老关，说些惺惺相惜的贴己话。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老关还捂着一件破棉袄，布面上闪烁着铠甲般的光亮，散发出一股松油子的气息。他不大敢看局长的脸，只是低头看脚尖前面一小片土地，是青嫩的几株小草，蠕动着一两只甲虫，这就足以让他泫然泣下了。我服从组织分配，他说，保证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人事局长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然后说，组织相信你！

老关就拿着一张代干介绍信，到统计局报到去了。这是一个相对美好的时期，老关搬到一个公建的砖瓦房了，家里添了几件家具，小骡子

也背着书包抹着鼻涕上学了。黄兰不再干环卫队，而是当了街道主任，虽然没有任何职级，但叫起来还是可以乱真的。黄兰开始迅猛地发胖，两个奶子一走一颤，威风凛凛的，见了人还是老远就打招呼，不拿架子——吃了么？吃了吃了。黄主任干啥去？剿人！黄兰抓计划生育所向披靡，做不通工作坐在人家炕上不走，自己带着饼子，到点就摸出来吃，就一点儿大葱大蒜，作风之朴素令人赞叹。黄兰在老关的背叛下恢复了吃葱吃蒜，而且日益加码，就足以起到惩戒的作用了。

这时候的老关有过向上一蹿的可能。他一个办公室里五个人，本来是很龌龊的，他一来，那几个就团结一致了，一个个去找局长说，关朝宁是能人，脑袋瓜比电脑还灵，一个科室的活还不够他一个人干的，我们太笨，只好让贤了！局长还是会摆平的，先做那五个人的工作，说老关人隔色一点儿，才能还是可以利用的，十个和尚夹一个秃子，总得给人一碗饭吃呗？又告诫老关说，工作得悠着干，又不是农忙三抢，又不是外面有拿大斧敲门的，慌的什么？好比五马拉车，互相将就着点儿才能把套拉齐，懂么？老关就惭愧地低下头，做沉痛反省状。老关的缺点是很明显的，譬如说，和局长一起出门，应该争着为领导拎包，争着为领导掏钱才对，而他就不行，死眉疙瘩眼，处处还得领导经管他。大家一起摸扑克，他就不知道让别人赢赢，谁偷了一张牌，他就大呼小叫起来。就有人说，你们那个老关脑袋缺弦，纯粹是个傻×！

但是老关终究有露脸的时候。有那么一天，主管副县长来检查工作，正巧正副局长都不在家，就问到 he 头上。老关就凌厉地背出种种数字来，副县长手上有一张统计报表，一面听着一面翻看，脸上就绽开一片惊喜，问了名字，呀一声，说你就是关朝宁？我小时候就知道你，是神童！老关就恨不能钻进地缝去——副县长比他小着十几岁呐！那阵子总讲伯乐千里马，副县长就自认为是伯乐，一把抓住了千里马的缰绳。

县志上有关老关的记载只有这一条，是作为能人奇事记下的，而且省报上发过消息：老关参加了全省统计速算比赛，拿了心算组第一名。但他在算盘上就不行了，这一项根本没有名次。老关为此得了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这也是当时整个县城唯一的一台，曾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跑到他家去看稀罕，并努力透过机后那些小缝仔细观察，里面究竟藏着多少小人儿。老关被副县长借调去当了秘书，用人所长，让他专门负责各种文字和数字。这是老关的一次重大转折，但他没能把握机会；幸运像一条金鳞闪闪的小鱼，在他手上滑了一下，溅起一